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六十二回 絕塵山妖收吉了 登天閣道伏陰魔

雪母自榴姑去後，謂其女曰：「兒今歸來，因爾弟忍心害理，逼嫁所致，豈可甘休？」雪氏曰：「彼即不認其嫂，即與理論，仍許兒歸，終是不安。不若跟著吾母，以了此世，則吾婦道已盡，亦可以對泉下之人。」母曰：「奈兒母家寒，以兒素享豐厚，粗糲之食，何以聊生？」雪氏曰：「隨遇而安，兒之願也。況兒曾拜三緘仙官為徒，贈銀十兩，榴姑復贈廿兩，交與兒母，以為生活。兒候榴姑傳道習功，自此不染毫釐矣。」母曰：「榴姑此去，未知來否？」雪氏曰：「造道人豈無信實？矧兒歸時，仙官囑彼保護，彼已應諾。母無憂慮，兒知榴姑之必來也。」母曰：「如是，只要兒心堅定，有此銀兩，可為生活計矣。」言猶未已，門外一女突如其來。母女視之，乃榴姑也。雪氏曰：「榴姑道姊，為何不辭而去？」榴姑曰：「吾出洞已久，恐母倚門悵望，故隱然歸家，以慰母心。然後悉告吾母，始敢復來。聖人云：『遊必有方』，即此意耳。」雪氏曰：「道姊這次能住幾日耶？」榴姑曰：「傳爾入門之法，不過三日。爾知之而習之。俟習熟時，吾又來傳二步。」雪氏喜甚，即請入室。

榴姑將入門秘訣詳細傳之。雪氏聰慧異常，一說便曉。住了三日，榴姑辭去，曰：「道妹，好好習功，他日師尊命人傳宣，方可團聚，此刻正屬姊妹各煉大道時也。」言畢飛身竟去。雪氏從此朝日苦煉，自不必言。

且說三緘自命榴姑送雪氏後，師徒行行止止，又不知途去幾何。一日，三緘謂狐疑曰：「近日奔走太急，體已倦矣。前去尋一所在，暫養精力，何如？」狐疑曰：「如此，師與紫光緩緩而來，弟子即去訪之。」行約廿里餘，遙見一山，高聳可愛，剛欲訪問，突一中年來自當頭。狐疑揖而詢曰：「前面一山高聳，是何名號？」其人曰：「是乃絕塵山也。」狐疑曰：「何為絕塵？」其人曰：「以其山高而險，與塵世相絕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山上有剎觀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天下名山，居之者非僧即道。」

絕塵山內，有剎一觀一。剎則老僧主之，觀則老道主之。」狐疑尚欲究問，其人曰：「吾難久待與爾詳談。」言別一聲，拱手而去。

當是時也，三緘與紫光已至，見狐疑挺立道左，而詢之曰：「息肩何地，可尋得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得已久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剎耶，觀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剎、觀各一，隨師居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僧耶，道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僧、道皆有，隨師擇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地山耶，水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山也，非水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山在何處？」狐疑曰：「前面高聳雲端者，即其地耳。」三緘翹首望去，果見層巒曲曲，翠疊重重，煙霧迷離，備極幽雅。

三緘曰：「有是佳山，又可消閒數日。」師徒於是竟向此投，曲折紆徐，拾級而上。

將到頂矣，見頂之東偏又露一頂，每頂一廟，兩相對焉。

三緘曰：「不知何處是觀？觀中有道，係吾同侶，可得而居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師暫息此，弟子去訪一遭。」三緘與紫光息於松下，狐疑竟至左剎，昂首見額曰「古佛寺」。轉身便走，來到松下，向三緘言曰：「左頂剎也，觀當在右頂焉。」師徒忙忙望右頂而趨。及到觀門，仰望一額曰「玄天觀」。師徒剛入，觀內老道見而迎之。入得客堂，師徒列坐。老道將茗獻畢，問其里居。

三緘一一詳言，並道來意。老道曰：「敝觀湫隘不堪，道爺既不見嫌，只管寬閒數日。」言罷，即引師徒入一廂中，四面窗櫺，蕉梧掩映，廂內牀榻几案，件件俱備。潔無纖塵，老道曰：「道爺師徒即在此間安居，可否？」三緘曰：「甚合，旨意。有煩道長多矣！」是夜餐了齋飯，安宿不提。

次早早齋未熟，三緘向左廂內散步消閒。左廂亦如右廂佈置，但窗櫺四面緊閉難開。三緘於窗隙中窺之，以外皆青松翠柏。轉從左壁窗隙向外視去，忽見桑枝之上坐一女子，唇紅若朱，面白如粉，身著黃裙翠服，嬌姿媚態，逐逐逼人。三緘竊思：「人世無此女子，此必妖物所化無疑。但不知何物所化，曾有害於人否？」待早齋食畢，老道入廂，陪坐閒談。三緘曰：「左廂佈置與右廂無殊，其間窗櫺緊閉弗啟者何故？」老道曰：「數年前窗櫺皆開，近年緊閉者，以廂外多怪也。」三緘曰：「何怪？」老道曰：「嘗見一美女，或時披髮，或時裹足，或時對鏡，或時著衣，人一見之，即以手捂。凡近此女者，必昏絕數日始蘇。故如今窗櫺不敢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胡不收之？」老道曰：「去歲亦有逸客來此，逞彼法力，與怪鬥於林中。不惟勝之不能，險將性命喪卻。吾見是怪馳追逸客，無法可施，急命道童擊鼓鳴鐘，是怪方隱。究弗識怪為何物，厲害如斯。」三緘曰：「是怪在此，曾斃有人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怪在此地，歷二載矣，未嘗斃得一人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必修道而未成者。」老道曰：「道爺何以知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凡怪之善於噬人者，皆未入修道之門也。如修道未成之怪，斷不妄斃人命，且能護衛於人。」老道曰：「果爾，則彼乃修道未成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又何知？」老道曰：「前數月，有一逃女在此山中，年僅十二三齡，吾於窗隙視之，怪常餌以果屬。茲以道爺所說，合吾所見，已知能護衛人矣，非修道未成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今夜老道早臥，吾欲收之。」老道曰：「汝毋驚彼，恐如逸客之見逐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術不比逸客。汝各早寢，明日此怪自消。」老道曰：「如不能勝，為彼追逐，可命汝弟子敲動鐘鼓，以救汝躬。」三緘曰：「老道放心，毋用掛慮。」果於是夜，老道焚香後即歸寢所，三緘暗命狐疑翻出窗櫺，以收此怪。狐疑出，見怪笑容可掬，也不言語，上前扭著女子之衣。女子曰：「汝欲何為？」狐疑曰：「吾奉師命，特來擒汝。」女子曰：「汝欲擒吾，且將道法試試。」狐疑曰：「汝欲試者何道耶？」女子曰：「任汝施之。」狐疑聽罷，化為三頭六臂，青面紅鬚，手執鐵桿長矛，向女子便刺。女子扭身一化，化作鐵鴉千百，前後左右，飛啄狐疑。正危急間，三緘將飛龍瓶凌空拋下，金光萬道，道道皆火龍飛繞。鐵鴉一見，畏而驚逃。三緘收轉此瓶，忙以腸絛子拋在空際，只見青黃二光從天外合來，頃將是妖束入左廂地下。三緘曰：「汝屬何妖，詳細道出。如傲吾令，決不汝饒！」女子曰：「妾乃吉了所化，在秦嶺之北碧雲洞中修煉。突來一老狐，道法甚高，將洞奪去，吾逃至此，不能歸洞。其實未能害人也，望仙官恕之。妾願拜於門牆，以求大道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既有求道之心，自是可成之器。」收迴腸絛，命彼起立。吉了整整衣裙，參拜三緘，並拜狐疑、紫光畢，三緘賜以道號曰「了塵子」焉。吉了欣然求指大道，三緘傳以一二，曰：「汝可另尋洞府，朝夕修煉。他日有命傳汝，汝速來之。」了塵子唯唯，拜辭而去。

次早，三緘命狐疑、紫光將左廂窗櫺盡行推開，又是一番新樣。老道早起，慌忙來至廂內，詢及三緘曰：「妖可收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已收之矣。」老道曰：「收在何處？」三緘曰：「收之而復縱之矣。」老道懷疑，轉至左廂，見窗櫺四面，逐一推啟。試臨窗外望，妖跡果無。老道心中暗驚不已，因謂三緘曰：「道爺道法高妙，收妖如是其易！歷此數十里，有一閣曰『登天』，以其山高而閣在乎上，常有雲霞擁護，故以登天閣名之。」

閣甚宏敞，未審何妖在內，不惟無人敢往，而且是地絕無人跡焉。吾見道爺有此法力，何弗遍施仁德，趕出是怪，俾登天閣之諸神諸佛不致冷落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收妖不難，未識順吾歸路否？」老道曰：「道爺歸路，所向何方？」三緘曰：「今之途程，則向西去。」老道喜曰：「登天閣正在此山之西面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舉手之勞，有何妨處？」老道曰：「道爺既已應諾，待吾先到其地，與鄉人商之。道爺權在此間安住數日。吾去商妥歸來，迎爾一行。」三緘諾。

老道遂於次早，望登天閣山麓而來。先至鄉老家中，拜見鄉老。鄉老曰：「道長自棄登天閣，又在何處主持？」老道曰：「棲身無地，化緣度日，今得玄天觀而居焉。」鄉老曰：「其絕塵山之玄天觀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然。」鄉老曰：「爾身倒得安妥，登天閣內，為妖所霸，香火全無。即閣之左右村人，亦皆遠徙，田生荆棘，真令人觸目心傷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吾正為此事而來也。」鄉老曰：「如何？」老道曰：「玄天觀中有一妖女，煞有法術。前日忽來道爺師徒三人，業已將妖收卻。吾沂彼遍施仁德，順收登天閣之妖物，彼亦允之。今日來此者，特與鄉鄰籌商也。」鄉老曰：「彼既能收，煩爾歸迎至此。如妖除後，爾可仍歸是閣，料理香火。」老道曰：「這是自然。然欲請道爺收妖，須告知村眾，必要人人欣喜，吾方迎之。」鄉老然其言，即於次日遍村傳說。

村中少長咸集鄉老家下，彼此詢明所以，交相言曰：「有人能收是怪，合村迪吉矣，何幸如之！」中一少年曰：「世之巫師釋

道，輒以言語迷人，吾見市廛賣嘴者多矣。有言目內能見妖鬼，舉手可擒。既信其言，請入家中。不假謂鬼猶難收，即逛言妖惡難伏，嫌其謝禮些微，做樣裝模，告辭欲去。主家為妖鬼所害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央人攀留。重加謝禮，然後排設神位，做些法事。觀其作用，儼然能收妖鬼矣。殊彼去後，為害愈甚。如往問之，則言爾家鬼妖，吾已收入櫃中，埋於淨土。今之作怪者，或又別來妖類也。爾若求收，復要一番謝紮。豈知若輩徒以言語惑人，其實道法毫無，反將妖鬼得罪，愈肆侮弄。道長所言收妖如神、得毋類是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觀妖女，吾親見之；而其收伏也，亦吾親見之，非徒以言語惑人者比也。況彼不需謝禮，何可疑乎？」村人曰：「天下事，惟不索錢者，自令鬼伏神欽。其能收妖也，必矣？」又一少年曰：「世有巫師之屬，始以不索財帛為口裡招牌，俟爾用時，將事完局，苦索重謝者，往往然也，亦屬俗情所有之事。道長還宜斟酌。」老道曰：「吾觀收妖，絲毫不索耳。」村人曰：「既是如斯，凡事以道長為計。吾村謝禮絲毫無出。數餐飯食，竊願給之。」一一商妥，老道歸來。

三緘曰：「道長何去一日而即歸耶？」老道曰：「彼境村人聞道爺收妖手段，個個欣喜，虔祈道爺施及仁慈，為一方除害。故吾速轉，不敢稍遲。」三緘曰：「何日去之？」老道曰：「村人與吾已約詰朝矣。」次日早起，老道始出齋飯。師徒餐罷，即與偕往。時方午刻，已到鄉老家中。鄉老厚設齋筵，以待師徒。住了一夕，三緘謂老道曰：「吾師徒要去登天閣收此妖孽。將妖收後，爾須呼集村人，砍伐蓬蒿。」老道諾之。

三緘遂與狐疑緩緩向閣而去。行至山麓，旋旋轉轉，直到閣前，滿徑蓬蒿，不堪入目。狐疑曰：「師且暫息閣門，待弟子入內一視。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狐疑入得閣中，隱著身形，搜視閣之上下，一無所見。轉望東廂內面，見一獐獐惡鬼坐於石凳。左右男女排立，盡屬披髮吐舌者。狐疑視已，四面游遍，別無他妖。暗思：「此乃陰魔也。」忙忙來至閣外，與三緘說之。三緘曰：「吾以妖部霸佔此地，恐有道法。如係陰鬼，收之不難。」狐疑曰：「師毋小視也，曾記三服之難收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我須提防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師收此鬼，若何進步？」三緘曰：「汝且前去，與之試敵。如服則已，否則吸以飛龍瓶焉。」狐疑得命，將身一化，化為丈六雄軀，逞步入廂，大聲吼曰：「何處野鬼，敢占此閣？」惡鬼見之，手執鋼叉，直刺狐疑。狐疑手持金劍，與之鬥於廂內。惡鬼敗，興起陰風，一時走石飛沙，山林摧折。三緘聽得風聲大震，舉首仰望，瞥見惡鬼正為狐疑所迫，急將飛龍瓶一拋，一道金光繚繞空際。惡鬼愈懼，飛奔而逃。殊意此瓶大張瓶口，可包天下。惡鬼正在馳奔，早被瓶口吸入，金光一道，墜於三緘之前。三緘接在手中，當命狐疑將惡鬼之相從者盡行誅戮，然後入閣。復命下山呼集村人，齊執斧斤，以去荆棘。去後，村人同入閣內，叩謝三緘，曰：「道爺收除妖孽，有費心力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此閣乃陰魔霸佔，吾已收下。爾等欲見之乎？」村人皆曰：「正欲一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將此鬼放出，爾等毋得畏之。有吾在茲，彼不敢肆也。」村人曰：「速祈道爺放出，俾吾等一視妖魔。」三緘即將寶瓶向地一傾，果然出一巨鬼，形像兇惡，高與簷齊，目極村人，舞爪張牙，狠聲不已。村人懼甚，三緘仍吸入瓶中而沒焉。